



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1年1月14日)

1、《外交事务》：华盛顿意识到互联网虚假信息的黑暗现实

1月12日，威尔逊中心科技创新项目虚假信息研究员尼娜·简科维奇（Nina Jankowicz）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文章《华盛顿意识到了互联网虚假信息的黑暗现实》。文章称，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和社交媒体平台拒绝正视网络虚假信息和极端主义内容大规模传播的问题。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发生骚乱后，一些官员和科技公司最终承认了基于网络虚假信息 and 极端主义内容所导致的社会威胁。文章表示，互联网的繁荣前景蒙蔽了政府和科技部门的决策者，由于他们不愿承认虚假信息和极端主义助长了社会裂痕，导致了分裂主义的危险思想在互联网上的泛滥传播，使得互联网所营造的公共空间充满了阴谋论，民主自由体制更加混乱。文章认为，虽然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对特朗普的社交账号实施了封锁，但这并不会终结这个问题，反而可能开启了一段混乱加剧的新时期。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1-12/day-internet-came-them>

2、对外关系委员会刊文分析暴乱之后的美国互联网与民主

1月11日，对外关系委员会网站发表了高级研究员戴维·菲德勒（David P. Fidler）的署名文章《从阿拉伯之春到美国之冬：暴乱之后的网络空间与民主》。文章称，十年前，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民主运动”蔓延整个阿拉伯世界。十年后，2021年1月6日，在美国总统的煽动下，沉迷于通过社交媒体传播谎言和阴谋论的暴民，企图阻止美国进行和平的权力转移。作者表示，美国应该进行反思：当前数字技术成为反对民主的武器，民主制度将如何应对这一现象？作者将这场暴乱称作“美国悲剧”，认为此次事件见证了民主与网络之间彻底“断交”，严重动摇了美国的信念。这场由网络引发的暴力事件违反了法治，是一场由总统批准的国内恐怖主义，是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至暗时刻。美国不仅需要认识到重建互联网自由对民主和个人自由的意义，更需要考虑如何重建数字技术，包括改变社交媒体平台的责任。

<https://www.cfr.org/blog/arab-spring-american-winter-cyberspace-and-democracy-after-insurrection>

3、大西洋理事会刊文分析美国暴乱分子的下一步计划

1月12日，大西洋理事会网站发表文章《暴乱分子的下一步是什么？》，文章内容是根据与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主任格雷厄姆·布鲁克（Graham Brookie）的谈话内容整理而成的。格雷厄姆表示，在1月6日暴乱之后，许多同样的极端主义组织已经将目光放在了就职典礼上，呼吁在下一任美国

总统就职宣誓时制造更多的动乱。特朗普宣称 2020 年大选结果被盗，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相信了他的说法。特朗普还表示，“在就职典礼当天，同样类型的团体也将进行抗议。”因此本次美国宣誓就职典礼将处于更高的戒备状态，而州首府可能还远远没有准备好应对暴力抗议活动。近期，科技公司正在封禁煽动暴力的账号，Facebook 和 Twitter 甚至都禁止特朗普使用。格雷厄姆认为，失去平台对于极端分子来说是“巨大的痛苦”，但是，因为他们以前被封禁过账号，对于绕过在线审核和迁移平台方面很有经验，因此能够继续传播信息、相互配合。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ntent-series/fastthinking/fast-thinking-whats-next-for-the-insurrectionists/>

4、CSIS：从国会大厦冲突事件中得到的教训

1 月 12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国际安全计划研究员苏珊·斯波丁（Suzanne Spaulding）和德维·奈尔（Devi Nair）的评论文章《从国会大厦冲突事件中得到的教训》。文章称，1 月 6 日，参加集会的暴徒能够突破美国国会大厦的安保系统，在国会大厦内外实施暴力行为，造成至少五人死亡，证明了美国国会警察（USCP）并未就暴力事件做好准备，而华盛顿国民警卫队在接到 USCP 协助请求后四小时才到达混乱现场也表现出联邦警备力量的不足。文章讨论了在美国总统选举和权力过渡的背景下，如何利用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的领导下的联邦部队（包括现役军人，

联邦国民警卫队和民用联邦执法机构）来加强机构完整性（institutional integrity）的建设。文章提出了以下具体建议：除了大型集会外，美国国会警察还要做好应对个人暴力行为的准备。国会需要审查 USCP 申请协助的机制，确保其他警备力量能够及时而有效地进行援助。而政府方面，鉴于暴力威胁的持续存在，政府官员应确保他们已充分掌握了关于威胁的所有信息来源，并制定了相关的应对计划。

<https://www.csis.org/analysis/institutional-integrity-learning-right-lessons-capitol-siege>

5、《外交学人》评析美国的印太框架对东南亚的态度

1月13日，外交学人杂志发表东南亚部门编辑塞巴斯蒂安·斯特兰吉奥（Sebastian Strangio）的文章《美国的印度太平洋框架对东南亚地区有何看法？》。文章称，1月5日，在美国国会大厦动荡的前一天，美国政府解密了其最敏感的国家安全文件之一：2018年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框架》。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文件在印太战略的自我介绍方面令人耳目一新，例如该文件将美国在该地区的“最大利益”定义如下：“保卫祖国和国外的美国公民；防止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保留美国进入这一世界上人口最多、占全球经济总量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区的经济、外交和军事渠道；增强美国在该地区联盟的信誉和效力；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核心价值观，同时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首要地位。”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文件明确陈述了在亚太地区保持美国首要地位的决心

和目的，但缺少执行的具体措施。例如整个报告中都没有提及美国的两个条约盟友泰国和菲律宾，也没有提及在该地区非常重要且敏感的人权议题。文章称，这应证了特朗普印太战略的一个特征：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仍然是其对华政策的辅助。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1/what-does-the-us-indo-pacific-framework-say-about-southeast-asia/>

6、布鲁金斯学会：在变化世界中重新激发美国的全球参与

1月12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其高级研究员乔治·英格拉姆（George Ingram）的文章《在变化的世界中重新激发美国的全球参与》，该文是对同日发布的一篇政策简报的总结。文章提出，为理解美国如何在这个日益复杂的世界中能够采取的最好策略，需要认识到三组关键动力。首先，美国和西方在冷战的成功，不是依靠其军事实力，而是建立在其价值观和结果的基础上。其次，这些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能够在冷战期间盛行，不仅源于美国政府的政策，还离不开美国的民间资产和行动。第三，美国现在正与其他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分享多极世界舞台，而不再是全球主导者。文章认为，重申美国的全球领导和参与将是拜登—哈里斯政府面临的一项主要任务，为此，他们需要提升外交和发展在推进美国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恢复与国际组织的积极接触，并寻求国内民众对其外交政策的支持。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up-front/2021/01/12/renewing-us-global-engagement-in-a-changed-world/>

7、《报业辛迪加》刊文分析美国在中美洲的新议程

1月31日,《报业辛迪加》刊登了全球知名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高级副总裁丹尼尔·伦德(Daniel F. Runde)的文章《美国中美洲的新议程》。文章认为,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北三角”国家面临的问题将受到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政府的极大关注。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拜登曾负责与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政府联合发起了“繁荣联盟”(A4P)倡议,以此来应对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危机。然而,2017年特朗普政府用“美国中美洲战略”取代了“繁荣联盟”(A4P)倡议,随后又于2019年冻结了对“北三角”国家的4.5亿美元援助资金,试图迫使“北三角”国家停止移民并改革边境政策。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北三角”国家的经济、安全和政治挑战不断恶化,同时也进一步影响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文章表示,拜登承诺通过一项为期四年、价值40亿美元的战略计划,并寻求加拿大、哥伦比亚、墨西哥、台湾、西班牙、欧盟和世界银行的支持,帮助“北三角”国家应对挑战。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biden-administration-central-america-northern-triangle-by-daniel-f-runde-2021-01>

8、《外交政策》：拜登不应以旧方式处理美国的人权问题

1月13日，“人权观察”组织执行董事肯尼斯·罗斯（Kenneth Roth）在《外交政策》杂志刊文《拜登不能以一切照旧的方式使美国成为人权的灯塔》。文章称，特朗普政府在执政期间对人权采取漠视甚至敌视的态度，而拜登当选将为此提供了一个根本性变革的契机。然而拜登政府很难扭转特朗普政府对人权的损害。在理想情况下，虽然拜登可以敦促批准美国政府长期忽视的核心人权条约，但在参议院获得必要的三分之二的支持可能会很困难。文章表示，拜登政府应该允许司法继续对特朗普进行审判，表明总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且可以从美国前总统卡特寻求经验，将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文章指出，拜登在外交政策上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是中国，拜登领导下的美国应该重新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保证在未来4年或8年后不会再次在人权问题上出现倒退。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1/13/biden-human-rights-washington-trump/>

9、《防务新闻》刊文分析俄罗斯和西方国防公司面临的竞争

1月11日，《防务新闻》网站发表了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防和军事分析研究分析师海耶纳·乔（Haena Jo）和国防和研究助理汤姆·沃尔德温（Tom Waldwyn）的署名文章《俄罗斯和西方国防公司面临更大的竞争》。文章表示，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新兴国防工业国家的公司将对以前协助其发展

的西方和俄罗斯公司构成更大的竞争。在过去的十年里，土耳其、韩国、巴西和波兰历届政府在国防工业上进行了大量投资，从而大大提高了能力，引入了更加复杂的平台。获得技术转让许可是发展本土工业能力的一种手段，与“白手起家”相比，它具有更大的成功机会。例如，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土耳其、韩国和巴西组装了数百架 F-16 战斗机，并且都拥有德国潜艇的技术许可。这些国家获取了工业能力发展，现在能越来越多地生产原创产品。尽管国防制造能力强劲增长，但这些国家仍依赖西方和俄罗斯的供应商提供关键子系统，从而造成高端电子产品和发动机特别脆弱，战时敌人可以随时中止与其武器销售合同。

<https://www.defensenews.com/outlook/2021/01/11/iiss-analysts-russian-and-western-defense-firms-face-greater-competition/>

10、卡内基中东中心分析阿联酋的军队专业化之路

1 月 12 日，卡内基中东中心发布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梅丽莎·道尔顿（Melissa Dalton）和前副研究员希贾布·沙阿（Hijab Shah）的文章《不断发展的阿联酋军事和对外安全合作：通向军事专业化的道路》。文章称，经过二十年的投资和作战经验积累，阿联酋武装部队现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军队之一。然而文章指出，国际社会对阿联酋军队价值观的担忧，包括它是否坚持武装冲突原则以及它对影子雇佣军的依赖，表明其专业化发展仍存在局限性，并可能随着时间推移，可能会限制阿联酋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合作。因此，

文章建议，为进一步实现军事专业化，并维持关键的安全合作伙伴关系，阿联酋应采取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投资于其战略规划能力，以更好地实现优先事项与战略资源的匹配；其次，与美国开展联合防务研发，并建立一个技术安全和出口管制监管框架；最后，建立监督、问责和透明度机制，确保其军队遵守武装冲突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并规范雇佣军的使用。

<https://carnegie-mec.org/2021/01/12/evolving-uae-military-and-foreign-security-cooperation-path-toward-military-professionalism-pub-83549>

撰稿人：童哲朗、杨舒涵、肖方昕、凌邦皓

审稿人：贺刚